

世界中篇名作选

第六集

漓江出版社

世界華語名作選

第一輯

世界中篇名作选

第六集



漓江出版社

世界中篇名作选

第 六 集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61栋)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350,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平) 1—16,000册
(精) 1—800册

书号: 10256·125 定价: (平) 2.75 元
(精) 3.85 元

62/65/18

编 选 说 明

- 一 《世界中篇名作选》丛书专选外国优秀中篇小说，分集陆续出版，旨在供我国文学创作者研究借鉴，同时也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
- 二 本丛书所指“名作”，既包括已有定评、公认的古典作品，也包括较好的现代和当代作品；既包括名家的代表作，也包括虽非名家而在艺术上确有特色、可资借鉴的作品；既包括曾经介绍而较难查找的旧译，也包括首次介绍的新译。
- 三 文学作品艺术上的长短，常因读者文化素养、艺术爱好和个人性情的不同而看法各异。为了不让读者囿于编者的一己之见，本书拟不附艺术分析文字，而只对每篇作品加一简要的“题注”，或介绍作家，或说明特点，或提供情况，相信读者自能从作品本身获得一定的收益。
- 四 我们深信编选这套丛书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又惴惴然于自己的识浅力薄，为此诚恳期待专家的指教、译者的赐稿和读者的批评，力求将丛书越编越好，真正达到既定的宗旨。

目 录

〔墨西哥〕伊·曼·阿尔塔米拉诺

蓝眼盗 段若川 赵振江译 (1)

〔英国〕约翰·福尔斯

谜 施咸荣译 (139)

〔爱尔兰〕乔伊斯

死 者 智 量译 (197)

〔俄罗斯〕库普林

火 魔 滨 华译 (245)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

完美的蔷薇 林焕平 林怀秋译 (324)

蓝 眼 盗^①

〔墨西哥〕 伊·曼·阿尔塔米拉诺

段若川 赵振江 译

第一章 姚特佩克镇

姚特佩克是炎热地带的一座村镇，镇中的房舍隐蔽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

从远方，无论从奎尔纳瓦卡沿着穿越奶头山——由其形状而得名的两座小山——蜿蜒的大道，还是从北方寒冷陡峭的特波兹特兰的山坡，或者是经过富饶美丽的科科约克、卡尔德隆、卡萨萨诺和圣卡洛斯村的甘蔗种植园，从阿米尔帕斯东部的平坦的小路，都能望到姚特佩克镇，它就象一片无边无际的林海，连高高耸立的教堂塔楼也只是依稀可见。

从近处，姚特佩克展现着一派奇特如画的风光。这是一座半

① 伊格纳西奥·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1834—1893），出生于贫穷的印第安家庭，十四岁方始入学，后来成为墨西哥著名诗人、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遗作《蓝眼盗》（1900）描写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共和国内忧外患、处境艰难的时期，墨西哥人民与土匪作斗争的动人故事。小说以其独特的风情和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一直在拉美文学中享有盛誉。

为东方类型、半为美洲类型的村镇。所谓东方类型，是因为刚刚提到的那座树林是由橙树和柠檬树构成的，高大、茂密，一年到头花果满枝、醉人的芳香四处弥漫。无论什么地方，橙树和柠檬树都丰茂得出奇。可以说，这些树木是大地的自然产物。它们枝繁叶茂，拥挤着，扭结着，在村民们种植的大大小的果园上，形成一个个粗犷浓密的树的穹窿。缀着金黄色果实的光彩熠熠的墨绿色枝条抚摩着瓦房或草房的屋檐。如果米娘^①到了姚特佩克镇，她将不会怀念故土，因为这里的橙树和柠檬树一年四季都开花。

然而这东方景色却由于搀杂着另一些美洲植物而有所变化，因为香蕉树常常伸展着婀娜的树干和宽阔的叶片，曼蜜果树和人心果树也将它们高耸的树冠直伸到树林的上空；不过橙树和柠檬树还是以多取胜。1854年，当姚特佩克还属于墨西哥州管辖的时候，人们曾经统计过镇中这些果树的数目，结果是已经超过了五十万株。二十年后的今天，当然要双倍或三倍地增加了。村民们几乎全靠这些宝贝果树为生。在通往维拉克鲁斯港的铁路兴建之前，他们只能把橙子和柠檬全部供应给墨西哥城。

此外，姚特佩克的景象就和共和国内炎热地区的所有村镇一样：一些平顶房屋刷着耀眼的油彩，另一些房屋是深色的瓦顶，由于潮湿，上面布满了铜色的斑纹，更多的屋顶是寒冷地区产的秸秆或棕榈叶盖的。所有的房屋都很宽敞，围墙用土坯、树干或石头建成，明朗爽快，水源充足，鲜花环绕，虽然没进行任何现代化的修葺，却很舒适。

一条小河将村镇与树林分开，除雨季涨水之外，水流平缓，清澈透明。它穿过广场，亲切地舔着果园中的别墅，任凭无数条通向四面八方的沟渠将它的水偷偷地散发。这条河堪称这一地区

^① 米娘：歌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中的人物，小说中有这位私生女怀念故土的描写。

的财神，也是在炎热季节使我们感到清爽的甜蜜的水果之父，正是这些水果为墨西哥全年的各种民间节日增添了欢乐。

村民们善良、勤劳、安分守己、热爱和平、真诚、纯朴、好客。村镇周围全是丰茂的甘蔗种植园，如同对奎尔纳瓦卡城和莫莱罗斯州一样，村镇与它们保持着活跃的贸易关系，姚特佩克是位于将炎热地带与墨西哥谷地分开的那些山脉南坡的无数印第安村落中心，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些辽阔的果园，它甚至与共和国首都都保持着频繁的商业往来。

在行政管理方面，从划归墨西哥州的时候起，姚特佩克便从隶属、依附于奎尔纳瓦卡城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县政府的所在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种地位。这个村镇从未积极地参加过内战，然而在这些战祸中却承担了最大的牺牲，尽管由于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和勤劳奋发的精神，它善于从灾难中复苏。小河和果树是它的宝贝，虽然流寇、匪徒和强盗们常常劫掠财物，却从来未能伤害村镇的元气。

村镇里的人都讲西班牙语，因为他们都是美斯提索人^①，纯粹的印第安人已经在那里绝迹了。

第二章 恐 怖

1861年8月的一天，太阳刚刚落山，姚特佩克似乎已经沉浸在茫茫暮色中了。村镇里多么宁静啊！要是在往常，象在这样美好的黄昏，村民们在结束了一日的操劳之后，总是习惯于到街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到井边或池塘里洗澡，或是到广场上、园子里去漫步消遣。可是今天却一反常态，谁也不敢离开家门，不等教

^① 美斯提索人是拉丁美洲地区的欧洲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

堂里召唤晚祷的钟声敲响，人们就赶忙备好口粮，关门闭户，象躲避瘟疫似的，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就吓得提心吊胆。

因为此时此刻，在那灾难性的日子里，对于没有自卫力量的村镇来说，存在着土匪突然袭击的危险。他们杀人放火、绑架抢劫，夷毁村庄。炎热地带的土匪尤为残忍。他们的残忍真是骇人听闻，而且毫无必要，只是出于本能、野蛮，甚至只是为了吓唬人并以此为乐。

这些布拉特阿多^①（当时人们这样称呼那帮土匪）的本性更是非比寻常，那是墨西哥前所未有的陋习、残忍和无耻的恶性膨胀。

正如炎热地带的所有村民一样，姚特佩克的居民那时候也战兢兢地过日子。白天，他们谨慎地在教堂塔楼顶上站岗放哨，以便发现土匪到来时能及时地通风报信，大家好到广场、高地，或者就在各自的家里据守自卫。可是到了夜晚，这种防备就毫无用处了。有时他们也在镇外布上耳报，但这也无济于事，因为这要占用众多手无寸铁的村民，且不说他们要冒着被袭击的风险，就是在人数上他们也无法应付，因为需要监视的通往村镇的大大小小的路径太多，而且土匪们对这些道路了如指掌。

此外，这些布拉特阿多匪徒在村镇和庄园里总是有许多同伙和坐探。可怜的村镇首脑们，由于缺乏防卫手段，被他们吓得心惊胆战，事到临头，他们只好向土匪妥协，只要保住自身、逃得性命就万事大吉。

在这种情况下，土匪们更加有恃无恐了。趁政府忙于内战，顾不上追捕他们，便纠集成一二百甚至五百人的团伙。于是，他们在整个地区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向庄园或村镇摊派沉重的赋税，在要道上私设关卡，强行收费。他们四出绑架，从无休止，

^① 布拉特阿多是指服饰上缀满银饰的土匪。

一旦把人抓来，赎金不高，决不放还。这种暴行多次给墨西哥带来恐惧。这种倒行逆施是著名的、令人闻风丧胆的教士头目、西班牙人科沃斯引进来的，这位教士到头来也为他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他受到极刑的制裁。

有时匪徒们建起一种类似大本营的行动中心，由一名或数名匪首坐镇指挥，对庄园或富庶的村民进行抢劫。匪徒们有时也发出恫吓信，向他们勒索金钱。信中威胁说，如不给钱就定要丧命。那一带往往还设有匪巢，布拉特阿多们就在那里对“肉票”们进行最残酷的折磨。

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匪帮的大本营就设在索契芒卡斯。那是一座离姚特佩克镇不远的古老衰败的庄园。匪徒们在那里安营扎寨是为了便于防备突然袭击。

有这样的近邻，当时的姚特佩克县的庄园和村镇便总是惶惶不可终日了。

往常，象这样一个八月的傍晚，正值雨季，但天气晴和，丝毫没有要下雨的征兆，这往往会诱使人们去进行活动和交往，然而此时此刻，姚特佩克镇却沉浸在死一样的寂静中，其原因已经不言自明了。与人世相反，天空倒是晴朗而宁静的。那边，特波兹特兰山巅还凝聚着几片染着紫红色余晖的晚霞。广阔的、开始变得朦胧的圆月开始升起，将柔和的光线撒向人间。

第三章 两个女友

在村镇边的小河旁，有一座看上去简陋却很雅致的小屋，果园里种植着橙树、柠檬树和香蕉树，一家人正在院内乘凉。这家人有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和两个长相虽然不尽相同却都很漂亮的年轻姑娘。

一位姑娘大约二十岁，皮肤白皙，是炎热地带人们的那种略显苍白的皮肤，黑色的眼睛生动活泼，丰满的嘴唇带着笑意。大概由于她那高高的鼻梁、天鹅绒般好动的眉毛、结实而秀美的脖颈，或者由于那与其说是善意还不如说是嘲弄的微笑，使她显得有些清高傲慢。她坐在一张粗制木凳上正饶有兴味地往黑丝般的发辫上戴一个由雪白的玫瑰和火红的金盏花编成的花冠。

简直可以说她是一位乔装改扮、在那炎热地带隐姓埋名的贵妇人，是为了与情人幽会而从宫殿中逃出来的玛尔塔或南希。

另一位姑娘大约十八岁，黝黑的皮肤，不象西班牙人，也不同于印第安人，她是那种出身卑微的村民的女儿，象克里奥约姑娘那样温柔娇嫩。然而她那双也是黑色的大眼睛，她那张每当女伴说句嘲讽的话便露出一丝凄清的微笑的嘴巴，她那低垂的脖颈，她那单薄的、看来有点病态的身躯，她的整个神情都显得郁郁寡欢，因而人们自然可以想象两位姑娘具有不同的性格。

后者也在慢慢地、似乎心不在焉地往发辫上插一只纯粹由柑桔的白花编成的花冠，花朵从最秀美的橙树、柠檬树上摘来，为了采这些花，她把手都扎伤了，这招来了女友的嘲笑。

“妈妈，您瞧呀，”皮肤白皙的姑娘对老夫人说，她正坐在离粗板凳略远的一个小小的稻秸编的椅子上缝纫着。“您瞧这傻丫头，忙了一下午也摆弄不完那些花。她非得摘那些最新鲜的、长在最高处的花不可，结果扎伤了手，现在都没法把花戴到辫子上了……她什么都不顾，只想结婚，越快越好。”

“说我吗？”皮肤黑黑的姑娘问道，她怯生生地抬起头来，好象有点不好意思。

“是啊，说的就是你，”另一个姑娘回答道，“你别假装正经，你连做梦都想结婚，一天到晚光说这件事，所以你才采人们在结婚时喜欢戴的柑桔花。我可不这样，我还不想结婚，所以我只采自己喜欢的花。再说戴柑桔花冠好象死人似的，因为姑娘们

死了也这样安葬。”

“也许将来就这样把我埋葬。”皮肤黑黑的姑娘说，“所以我喜欢这种打扮。”

“啊呀，姑娘们，别说这些事。”老夫人以压制的语气说道。“这年头你们还讲这些令人伤心的事真是自寻烦恼。你，玛努艾拉，”她对那高傲的姑娘说，“让碧拉尔戴上她最得意的花，你呢，也戴上你最喜欢的花。总而言之，两人戴上花都漂亮……反正谁也看不见你们。”她说，叹了一口气。

“这真可惜！”玛努艾拉感慨地说道。“真遗憾！”她念叨着，“咱们要是能跳舞，或者哪怕只是把身子探到窗户外也好呀……那咱们就可以看到……”

“天气多好啊！”老夫人痛心地说道，“正是跳舞或是把身子探出窗口的好天气。还想什么舞会呢？耶稣保佑！咱们不是煞费苦心才隐居下来，使那些该死的布拉特阿多匪徒摸不着我们的下落吗！我不知道弟弟什么时候才能从墨西哥城来把我们接走，哪怕步行也是好的呀！这地方已经没法住了。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把我吓死。这种日子没法过。上帝啊，我们在姚特佩克的日子简直没法过。上午，只要一敲钟就害怕，就要躲到邻居家或教堂里。下午，急急忙忙吃罢饭，一听到钟声，或者看到人跑，就又吓得要死。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一听到街上有马匹跑过，一听到有嘈杂声，一听到有脚步声就发抖，要是听到枪声和喊声就整夜都甬合眼了。这种日子没法过。人们谈论的不是抢劫就是杀人：什么‘把某某人抓到山上去了’，‘某某人的尸体出现在悬崖下或公路上了’，‘在什么地方有兀鹫在盘旋了’，‘牧师为受了重伤的某某人忏悔去了’，‘今天晚上萨洛梅·布拉森西亚要来了’，‘快把家里人藏起来吧，因为不是蓝眼睛就是干柴棒要来了’；要不然就是‘政府军过来了，要枪毙和逮捕乡亲们了’。你们说说，还有法活吗？没法活，这简直就是地狱……我的心脏不好。”

老夫人说完，流下大颗大颗的泪珠。不幸的是，她对自己生活的可怕的描写的确属实，而且和现实相比，这种描写甚至显得苍白无力。

玛努艾拉，听到说起蓝眼睛不禁涨红了脸，可是听到慈善的老母亲说心脏不好，又不禁动了感情。

“妈妈，您不是说您心脏不好吗？您心口痛吗？您病了吗？”她问道，亲热地凑过来。

“没有，女儿，我没生病，没什么。我是说这种日子使我难过，使我痛苦，使我失望，到头来真会使我生病的。要说生病嘛，托上帝的福，我还没有，这也是自从你父亲去世以来我们不幸中的万幸吧。可无论如何，在这种逆境里，终日惶惶不安，你又这样叫我操心，我真怕把身体拖垮，在这样的村镇里，又带着你在身边……大家都说：‘安东尼亚太太，把您的玛努艾丽达藏起来吧，要不然，您最好把她送到墨西哥城或奎尔纳瓦卡去。这里太危险了，她太漂亮了。要是让布拉特阿多匪帮看到，或是这儿的哪个密探向他们报告了，说不定哪个晚上他们就会扑进镇里把她抢走的。’耶稣保佑我吧！大家全对我这样说，连神父也劝告我。县长、亲戚们、所有的好心人每天都和我说起这事，可我却一点主意都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孤身一人……只有以这遭罪的园子为生，只好住在这里，无依无靠，只有我弟弟能帮点忙，我刚给他写了信，可他又装聋作哑。你瞧，亲爱的女儿，这就是扎在娘心头的一根刺，一刻不停地扎着我。要是我弟弟不来，咱们就只有一个办法来摆脱威胁着我们的灾难”。

“什么办法呢，妈妈？”玛努艾拉吃惊地问道。

“那就是把你嫁出去，我的女儿。”老夫人无限温柔地答道。

“把我嫁出去？嫁给谁？”

“什么嫁给谁？”母亲以柔和的语气责备她。“你明明知道

尼科拉斯很爱你、如果你答应他，他会觉得很幸福的。这可怜的孩子，两年以来日复一日地来看望我们，不管是倾盆大雨，还是路上危险，也不管你常常毫无道理地轻慢他，所以如此，就是希望你能接受他的爱，能软下心肠，同意做他的妻子……”

“啊，咱们别谈这个了吧，亲爱的妈妈，”玛努艾拉急切地打断她，听到母亲刚才那番话她掩饰不住自己的扫兴。“我应当一开始就猜出您的意思。您总和我说起尼科拉斯，总想让我和他结婚，好象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摆脱我们的困境似的。”

“那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孩子。”

“和我舅舅上墨西哥城，或者象现在这样，一有危险就藏起来。”

“你没见你舅舅不来吗？我们自己没法去墨西哥城。这年头要托别人就很危险了。这一路上都是布拉特阿多土匪，他们会得到消息截拦我们，因为他们会知道我们要出远门的。”

“要是跟我舅舅走还不是一样危险吗？”姑娘思忖着，说道。

“也许是吧！但是他和我们息息相关，是一家人，他会想办法找一些有胆量的人护送我们的。也许会趁着哪支政府军部队路过，要么从墨西哥城或奎尔纳瓦卡叫来部队。对我们的旅行他会做必要的保密的。总之，他会在夜里冒险穿过托托拉邦或翻过特波兹特兰山的。反正和他一道要保险些。可是你已经看到了，他不来，甚至连信都不回。他大概知道这一带的局势，大概弟媳和外甥们不让他冒险。事实是咱们不能对他抱什么希望。”

“那么，妈妈，咱们还象以前那么过下去吧！这些苦处总还是比地狱强些；总有一天会到头的，最好我去当修女算了……”

“如果唯一的风险是你留下来当修女那倒好了！”夫人痛苦地回答。“可是，我们实在没法再在姚特佩克住下去了。这些痛苦是比不上地狱，而且我也相信很快会结束，但是对我们是不会有利的。”

的。你瞧，”她以某种神秘的口气补充道，“听人们说，自从布拉特阿多匪徒从奎尔纳瓦卡来到索契芒卡斯安营扎寨以来，咱们这一带比过去更遭殃了。有人好多次看到他们的人夜里化了装从咱们镇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尽管你连弥撒都不去做了，可他们还是知道你住这儿。他们中间流传着你的名字。他们在这一带的朋友多次说过：‘玛努艾丽达早晚要归布拉特阿多；几天之内玛努艾丽达就得跑到索契芒卡斯去；还有其它类似的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邻居大婶们，我那些亲戚们，还有牧师先生本人，他们碰到我就跟我说：‘安东尼亚太太，您怎么不把玛努艾丽达送到奎尔纳瓦卡或是高乌特拉哪个比较大的庄园去？这里有坏人，很危险。太太，把她带走吧！把她藏到地洞里吧！要不然，几天之内她会遭殃的。’每次听到这些劝告，我的心就象扎了刺似的，你看咱们怎么还能在这里住下去呢？”

“可是，妈妈，这不过是吓唬您的谣言。夜里，有时候我也探头望望街上，连个人影儿也没有。说什么布拉特阿多土匪来抢我，您看，没那么容易。我们可以事先知道。一听到有响动，可以很容易地避开，从园子逃到广场。您别想不开，您不会失去我的。他们只能从街上把我抓走，可是我不上街，连弥撒都不去做，我足不出户，他们怎能看到我呢？”

“唉，玛努艾拉，话不能这样说。你胆子大，因为你年轻，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我是老太太了，有经验。我看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从未见过的，那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是知道这里有政府军、或是老百姓有武器自卫，我就放心了。可是，你也知道，布拉特阿多匪徒一来，连县长和村长都跑到山上去，老百姓更是不知所措。若是说直到如今还没有袭击这个镇，这是因为交了他们要的钱数，连我都力所能及地交了这份钱。我们只有逃到教堂或是园子最深处去藏身。要是这些日子不论哪天这些土匪跑到这里来安营扎寨，就象以前他们曾在尚特特尔科、如今在索契芒

卡斯那样，你看，我们可怎么办呢？你没见就连那些庄园主，为了能在庄园干农活都得向他们交钱吗？没见他们为了把货物运往墨西哥城向土匪交了买路钱吗？你知道吗，在高乌特拉和奎尔纳瓦卡那些大庄园，只有武装起来的村民才能自卫。你以为这些土匪是十来个人一伙吗？才不是呢。他们一帮竟有三五百人，甚至还带着他们的乐队和炮队，他们能包围庄园和村镇，连政府都怕他们，我们在这儿就象是没有领主的摩尔人似的。”

“好吧，”玛努艾拉说，她还是不服气，“就算是这样吧，那和尼科拉斯结婚又有什么用呢？”

“唉，我的孩子，只要结了婚，就会有一个正直的人保护你。”

“可是这位好心人不过是阿特利瓦扬的一个铁匠而已。如果连那庄园主本人都跑到墨西哥城去了，如果连那些大人先生对布拉特阿多土匪都无可奈何，那么这位铁匠，这个可怜的手艺人又能干什么呢？”玛努艾拉说，轻蔑地撇撇她那俏丽的下嘴唇。

“尽管是个可怜的手艺人，这铁匠可是条好汉。首先，你要是和他结婚就可以得到他的保护，就不象现在似的只依靠我这个谁都不敢欺负的衰弱的老太婆。一个女人要是结了婚，就可以依靠她的丈夫，丈夫有力量保护她，丈夫有自己的朋友，有很多庄园里的武装起来的朋友，这些人可以为他拚命。尼科拉斯很勇敢，土匪们从来没敢在路上碰过他，还有，铁匠铺里的伙计和他那些忠心耿耿的朋友都挺喜欢他。在阿特利瓦扬土匪们对他不敢轻举妄动，我可以向你担保。不管怎么说，这些土匪只是袭击胆小的乡亲和没有防卫的过路人，对决心反抗的人就不敢冒险。再说，要是你不想呆在这里，尼科拉斯靠劳动挣了不少钱，他有积蓄。他的师傅是个外国人，他把庄园里的铁匠铺留给尼科拉斯照管，现在这边时事艰难，我们可以住到他那里去。”

“不，妈妈，我决不去！”玛努艾拉断然拒绝。“我已经决定